

明治
補刻

四書

孟子上

口 12

3136

3

3 4 5 6 7 8 9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後憤二入

12
3136
3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高田早苗氏贈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
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
而閑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
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
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



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
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篇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
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
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
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
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
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
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

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

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社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

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
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
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
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
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
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

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
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
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
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
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冰精
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
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定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地懸隔チエツカク

地懸隔カク

孟子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

六
衆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
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
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
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

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牧魚躍文王
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
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
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子及女偕亡民欲與
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梁惠王曰
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
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

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塙然鼓之
兵及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
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
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
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畝不入洿池
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

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
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苟

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
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
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
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及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
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

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
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
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
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

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
子離散。彼陷溺其民。主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
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
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率然問曰。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

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
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
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
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
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
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齊宣王問曰。
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
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
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
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陂曰王坐於堂上有牽
牛而過堂下者主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繫鐘
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
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
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
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地則
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

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
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
謂也夫我乃行之友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
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
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
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
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
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能也非不
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

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
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
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
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

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
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
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
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
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
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

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其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

哉！蓋亦及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

不爲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
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
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
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
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
贍矣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及其本矣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

以對也曰好樂何始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
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
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
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
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

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
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所田
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

孟子
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
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而
則王矣○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
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
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
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
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
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
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
事葛丈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

事德シツク爲シ踐事セン吳ニ以大事ダイシ小者コモノ樂天者テラモノナリ也以小事セウニモノハ
大者ダイモノハ畏天者也テラモノナリ樂天者テラモノナリ保天下テシカラ畏天者テラモノナリ保其國テラモノナリ詩
云畏天之威コホシ于時保之王コホシ曰大哉言矣コホシ寡人有疾コホシ
寡人好勇コホシ對曰王請無好小勇コホシ夫撫劍疾視コホシ曰彼
惡敢當我哉コホシ此匹夫之勇コホシ敵一人者也コホシ王請大之コホシ
詩云王赫斯怒コホシ爰整其旅コホシ以遏徂莒コホシ以篤周祜コホシ以
對于天下コホシ此文王之勇也コホシ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コホシ

民書曰天降下民コホシ作之君コホシ作之師コホシ惟曰其助上帝コホシ
寵之コホシ四方有罪無罪コホシ惟我在天下コホシ曷敢有越厥志コホシ
一人衡行於天下コホシ武王耻之コホシ此武王之勇也コホシ而武
王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コホシ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コホシ
之民コホシ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コホシ○齊宣王見孟子於コホシ
雪宮コホシ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コホシ孟子對曰有人不得コホシ
則非其上矣コホシ不得而非其上者コホシ非也コホシ爲民上而不コホシ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至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賈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黜陟賢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

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
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
者好君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
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
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
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
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
寡

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
哿矣富人哀此鰥獨主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
則何爲不行主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
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
戢用光兮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
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

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
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事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
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

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
左右而言他○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
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
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
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
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
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
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
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
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
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
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殺其
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

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殺君也○孟子
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
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
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
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
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亦運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甲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

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極已於水火之中也軍食壺
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
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
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
及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魯置君而後去之則
猶河及止也○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
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
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
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
爾者及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
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滕文公問
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
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
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
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
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
天也君如彼何哉殫爲善而已矣○滕文公問曰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
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
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
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
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

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
去君請擇於斯二者○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
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
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
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
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
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
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樂正
子不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
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
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
或尼之行止非入所能也吾之不遇曾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
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
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憮然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
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
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大也。爾何

曾比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
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
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第
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
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
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
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
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
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
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
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
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
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
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
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公孫

又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
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
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
也不嘗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
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
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

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
而後會是畏二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
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
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
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曰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

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
 志氣之師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

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
 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
 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
 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

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
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握苗者也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
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
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

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
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
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敎不
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敎不倦仁也仁且智夫
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
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之曰伯夷伊尹何

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
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
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
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智聖人
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
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
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
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

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以力假仁
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
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
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
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
之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

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
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
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
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
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
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甲曰：天作孽，猶

可遠サルミシカ自作孽ヲササヘ不可活イココラ此之謂也イフナリ○孟子曰モウシイハク尊賢使ケテラ能俊傑ノウケンケツ在位クラフニスルハチ則天下之士皆悅シメニナヨコシテ而願立於其朝矣ソノアウミ市廛シテン而不征セハズ法而不廛テセズ則天下之商皆悅シメニナヨコシテ而願藏カケル於其市矣ソノイチニ關譏クワンミ而不征セハズ則天下之旅皆悅シメニナヨコシテ而願出デスル於其路矣ソノミチニ耕者助タモハスモノ而不稅セヒス則天下之農皆悅シメニナヨコシテ而願カケル耕於其野矣タガヤニ廛無夫里フリ之布フ則天下之民皆悅シメニナヨコシテ而願為之氓矣コガタミ信能行此五者コノイツノモノヲタテリ則鄰國之民仰之若コトシテ

父母矣フボ率其子弟ソノエライヲ攻其父母ソノフボヲ自生民以來セイメイ未有能エ濟者也サスモノ如此則無敵於天下ランカニ無敵於天下者アノカニモノハ天吏也ナリシカフ然而不王者ワウタラフモノ未之有也ミダコレアラフ○孟子曰モウシイハク人皆有不忍アリサル入之心ヒトニノコハロフ先王有不忍入之心ヒトニノコハロフ斯有不忍入之政矣アリサル以不忍入之心ヒトニノコハロフ行不忍入之政ヒトニノコハロフ治天下可運之掌コノノタテ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者ヒトニノコハロフ今人乍見孺子ウヘニ將入於井ミツ皆有怵惕憊隱之心レウツテヤクソクイニノコハ非所以內交於孺

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卿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

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爲役。由弓人而耻

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如耻之莫如爲仁。仁者如
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
諸已而已矣。○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則喜。
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
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
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
莫大乎與人爲善。○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

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
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
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
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
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桀下惠。不羞汙君。不畀小
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祖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

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
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

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
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
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
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
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將朝王
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

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

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

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
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
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
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

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
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
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陳臻問曰前日
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

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
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
行者必以贖辭曰：餽。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
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
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
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
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
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
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
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
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
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主曰：此則寡人之罪

也○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
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
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
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
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
綽然有餘裕哉。○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

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
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
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友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自齊葬於魯。友
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
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

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
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
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
心。獨無校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沉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盍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曾有一仕於此而子悅
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

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
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沉同問燕可伐
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
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
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
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
伐燕。何爲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且聽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
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
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
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
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
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
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
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
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
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

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
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
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
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
使其子弟爲鄉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
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
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
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
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
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
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絕子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
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子
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
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子
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
哉子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書於子心猶以爲速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書而王不
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
由是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
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子豈若是小丈夫然
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
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

虞聞諸天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
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
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去
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
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
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
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魯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
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滕定公
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
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

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溺之食，自
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
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
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
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
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
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

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
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
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
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滕文公問爲國孟子

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
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
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
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
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然將終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
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
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
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
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
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
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
地偏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
自賦卿以下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
在君與子矣○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
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
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
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來相而
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

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
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
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殽而治今也滕
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
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
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

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金甌甕以鐵耕乎曰然自
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
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
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
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
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

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
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
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
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

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
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
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
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
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
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
易爲已憂者農夫也而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
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
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
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魏
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

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
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
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
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
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
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貊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曾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

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

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

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嘑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也。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理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

子撫然爲問曰命之矣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
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
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怙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

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
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
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
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
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
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

人棄請辭御者且爰與財者此北而得會貳莊
仁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
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
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
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大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
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

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周齊
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
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
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
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

盛夫人蠶織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築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
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
爲出疆全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
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
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

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
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
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
穴隙之類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
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
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

不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
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
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
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
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

入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萬章問曰宋
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
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
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
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卒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
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
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

民大悅書曰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
征緩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
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
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
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
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
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
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待矣引而置
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

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
獨如宋王何○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聞
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
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
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饋孔子蒸豚孔子亦
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

子曰齊肩諒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
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
養可知已矣○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
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
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
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
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

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
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
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
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
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
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

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
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
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
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
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

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
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
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
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
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

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
人將相食吾爲此懼問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
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
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
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
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誣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
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匡章曰陳
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
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
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
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
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
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
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
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
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
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
生鰻者已頗頗曰惡用是鰻鰻者為哉他日其母

殺是鰻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鰻鰻之肉
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
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
仲子者則而後充其操者也

河田元太郎

孟子卷上終

